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
独山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编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独山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1983年5月
30日出版

目 录

独山县史地述略·····	万大章 遗稿(1)
廖彭与张作霖·····	金峙青遗稿(7)
麻尾歼匪的回忆·····	·····时念法口述唐世林整理(16)
独山邮电事业简史·····	邓慧德(23)
独山天主教发展概况·····	张泽震(30)
独山中等教育事业解放前后的回顾 ·····	许楷贤(41)
独山花灯史略·····	朱炳智(48)
抽纱花朵开遍城乡——独山抽纱工艺引进与发展概况 ·····	孟韵春(71)
独山名桥纪事·····	笔林(76)
荣先治烈士死难记·····	林经隆(81)
独山解放初期光荣牺牲的部份军政人员 ·····	林经隆辑(83)
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县光荣牺牲的志愿军烈士英名录 ·····	林经隆辑(86)
在独山县政协第四届四次会议上关于独山县政协文史工作的发言 ·····	张开源(92)
附一：征稿启事及征稿选题·····	文史组(95)
附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讨论当前文史资料工作的会议记要(转载)·····	(100)
[补白]：独山名胜诗抄·····	尹赞汤 郑雨农 胡作模 尹绍珍 余兆春 刘啸风

独山县史地述略

万大章 遗稿

编者按：万大章先生这篇短文及附诗，写于1964年5月。其中很多论点，万老曾在其文史著作中再四阐述，后已逐渐得到证实，选入贵州通志。关于独山麻万为石牛县故地和庄州州治在今麻万一说，现根据麻万公社塘埂寨1977年3月开辟“大寨田”时曾挖出石砌古墓，发现马桑木棺之女尸头骨额上带有金凤冠，颈骨套有双龙头项圈（估计重约一公斤）的事实来推断，便是晋、唐时期谢氏祖墓之陪葬物。据唐史记载，当时土族谢氏是独霸一方的诸侯，“夫人”死了陪葬金凤冠、金龙项圈（土族妇女喜带项圈），是理所当然的，一般平民死者绝不可能陪葬这些东西。可惜出土的金凤冠和金项圈，由于当时有关方面对历史文物重视不够，以至被挖墓者破坏私分。后虽被政府追回一部分，但已不成形了。不过由此推测，石牛附近古墓不会仅此一座。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多予留意，如能再发现这类古迹则万老等多年考证的业绩能得到证实，“不复为空谈，尤大幸事”。（万大章语）

独山史地，百年前学者追寻只到公元1494年的明设知州。即如1391年先设之独山镇巡检司（见新修省志舆地志五61页引明史）。1310年归附元帝之独山州土官蒙天童（见元史地理志），州志均不能述。道光间莫与俦、友芝父子始有详考。近岁我与修省

志，续加考证，知秦汉以来史籍已多可征，试略述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取南越置象郡，所领有镗成县，县西有沅水，康谷水（康谷水上源应是今独山城南黑神河。参见省志舆地二1317页），均在都匀独山间。其时又修五尺道，应自川南经汉初之犍为，样柯两郡治，即今遵义，福泉两县及麻江，都匀、独山、南丹、宜山诸县，以达于番禺（见贵州文献汇刊）。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南夷置样柯郡，所领有毋敛县，县有刚水，其上源为今县南打然河（见省志舆地二20页）

公元153年，汉武陵太守应奉兴学校。毋敛豪族尹珍从之学，还乡教授，始开南域学风。其后九年，应奉佐车骑将军冯绲平武陵蛮，尹珍之力最多。奉、珍得荐为司隶校尉及荆州刺史。华阳国志称之曰：“师生並显”（详见贵州文献季刊）。

公元333年，晋宁州刺史尹奉为李寿所俘，样柯太守毋敛谢恕独保郡为晋。原汉初年有谢暹为样柯功曹，当光武帝创起时曾与大姓龙尹诸氏保郡为汉，抗拒公孙述，至是三百零八年而踵其祖迹，从此谢氏势力益大（见贵州文献季刊汉迄清样柯谢氏源流考）。

公元629年，南谢首领谢强入朝，唐太宗即以其地置南寿州，旋改名庄州，领石牛、南阳、轻水、多乐、乐安、石城、新安等七县，仍以谢强为刺史。石牛县为州治所在。应是毋敛县改名（别有“唐代庄州领地考”，（见贵州文献季刊）。

公元637年，置庄州都督府，707年乃罢。

公元650年12月庚午，剡州獠寇边，都督谢万岁死之（均详见谢氏源流考）。

以上七端皆我县秦、汉迄唐开荒建制之明迹，而宋元以后，文献久晦，不独见于括地志之郎州五尺道，如何缠络，无人推算，即如鐔成县之康谷水，毋敛之刚水以及尹珍之经术，谢恕之武功，分见于前后汉书及水经注，华阳国志者，省志、州志均不问。清一统志且不知鐔城字音之鐔、潭、泔、潯是方言讹转，而将桂省鐔城岭改为秦城矣，四川、云南省志更竞争毋敛之尹珍为川省綦江、滇省曲靖之人矣。直至莫与俦撰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及毋敛先贤考，莫友芝又与遵义郑珍辑遵义府志，而此邦史地始有可言。至南齐改汉、晋之样柯郡名南样柯郡，领且兰（县治即郡治在今之福泉县城），万寿、晋乐、毋敛、绥宁等五县（详见省志舆地二58页），又别置东样柯郡（见同上）。而唐代有样柯、庄、应、矩、琰、充等六州，均莫能明。道光新修的遵

义府志既得巡抚贺长龄赞美，又殷勤倡导，余府亦多修府志。新化邹汉勋更以史地专家得贺氏之推重与修贵阳、大定、安顺、兴义四府志。然楚材晋用，实地不明。初稿借助多妄人，而穿凿附会，纷然莫辨。我辑省志，其始亦依样画葫，久而矛盾冲突、遂渐感悟。即如庄州，贵阳志定在青岩上马间，不独与在今中曹司之矩州（其后讹为贵州者）相距甚逼，且唐书南蛮传明称矩州为西谢，应州为东谢，而庄州则为南谢，形势可言，庄州何能近在矩州之南一程内。抗日期中，我始由州治石牛县提出疑问，而汉、晋、宋、齐四代沿存之毋敛县，又为尹珍、谢恕之故乡。应是五尺道所经。此交逼久便之区，断不容梁、陈骤失。始又由南蛮传所称样州（治在今瓮安县北之猴场，即晋代样柯郡治万寿县所在）首领谢龙羽，隋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唐初始遣使朝贡等语，有悟于谢氏领地之扩张。而东谢，南谢势力尤强。其入朝又並在样州之后。南谢庄州又曾在黔州之后，播州之前置都督府凡九年（今据元和县郡志，依南蛮传则为十年之久）。是其所有为谢氏根据最早之毋敛县地，负固跋扈，更非样、应等州所能及，州治石牛县又是有独山石牛坡为证，而毋敛之不应骤失，似由谢氏据地时别易新名，不无可言，乃撰“样、庄二州领地考”。“谢氏源

流考”虽末质言，而二十年间之再四考虑，似益可信，此等烂稿荐翻来翻去，感觉无味，然续史者实事求是，不如此不足以解释群惑也。我在解放前还乡教中学，诚欲答邦人殷望，一补县志之来备。迨解放以来观点有殊，遽难从事，近以参观麻站，感而有咏，先述大略，冀一与邦人互证得失，庶几各得箴言，折衷至当，差免于固陋之讥耳。

附：偕政协同人访麻站更登石牛坡远眺感赋四律（甲辰谷雨前一日）

（一）故垒森毋敛，山围十万重。春时宜远眺，牛幻尚留踪。谢尹荒初破，犍样路早通。不缘前载凿，谁复订梦梦（唐代庄州石牛县早已失考，道光间新修贵阳志，定在青崖上焉间，最无据。抗日期中有悟于州称南谢，应与在今贵阳之西谢矩州；在今锦屏之东谢应州，分占形势。结合我县石牛坡及秦通五尺通诸迹，始推定庄州石牛县为汉晋以来毋敛故县之改名，写成庄州治地谢氏源流诸考，见贵州文献汇刊）。

（二）往事翻何用，新犹别有怀。禾麻千亩竞，科技独山开。八载规模卓，群材晋楚来。不虞昏老眼，正欲问蓬菜（麻站广置仪器，本日导观之山东李支书，川西王工程师及技术员赣南刘茂泉，黔北刘世普，黔东伍福山诸君，皆集中意志，众失一

的，不同于楚才晋用。有以今日参观老眼易昏为问者，不知海上仙山，正有可望而复可即之乐也）。

（三）论年五十万，有史二千强，扯扯分私利，咄咄滞穹荒。神州得领导，偏区共溢洋。辽油为搔首，何地不风光。（我省史前遗迹尚待掘发，周口猿人之年岁应相去不远耳。此时我科技正集中于麻站，党政领导刚以松辽油田之创业勉国人，知必有兴者，后来居上，亦有望于群贤）。

（四）黔山殷改造，务水急支援，莫易星星火，应矜滚滚川。天亏娲石足，地亢井泉穿。久塞长贫陋，谁复问当年。（我县居柳江上沅之高地，虽新筑水库，而利犹未普。本日闻站北地下泉刚凿通，支持务川之麻根亦获见起运，谓好赶谷雨节得到种植。末韵久塞长贫句，原作三里三分陋，取黔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意。然语不易明，故改写。惜词出杜撰语久浑成，一时无佳句，姑任之耳）。

独山石牛坡

尹绍珍遗稿

岿然不动石如牛，
日曝风吹身硬朗，

挺立山间几万秋。
恐遭雨击泪偏流。

廖彭与张作霖

金峙青 遗稿

按：本文作者金峙青先生，独山人，其身世不详。仅知其兄为金夏臣（独山清末知名人士），其子为金群。峙青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到奉天（今辽宁）省工作，与同乡廖彭（系独山县上道乡人）相识。其所记廖彭与张作霖的关系一文，多系亲见亲闻。经查核1980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作霖”一书的史料，所记事实和年月虽略有出入，但张作霖匪部最初的招抚，动机却始于廖彭的建议。据该书11页根据“军督部堂档案”第三捆、第118号文件记载：“1901年2月，署新民厅抚民同知廖彭向盛京将军增祺报告，建议收编‘保险队’（当时东北匪部多称‘保险队’——编者）补充官军之不足，以加强地方之统治。他在报告中说，‘各处乡团不服地方节制’，‘其势日以张，其恶日以著’，‘官设之额兵有限，私团之党羽频繁’，为加强统治力量，莫如收编‘保险队’，‘化私团为公团’。增祺采纳了此项建议”。由此看来，增祺是在赵尔巽之前任盛京将军的。张作霖的招抚并非由赵氏批准。赵氏系一九〇五年才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与金文作述略有不同，何是何非，尚难确定。

④ 该书又说：“九月，以张作霖为首的八角台‘保险队’，经当地仕绅陶久恭、张紫云等串连十八屯绅商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廖彭当时为同知——编者注）手下红人赵经丞引线，晋见曾蘊

(曾系新民知府,不久迁升奉天府尹,由廖彭升任知府——编者注)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这与金文所述:“收编张、冯一举,增氏虽开其端,未办其事,而收编工作自始至终,完全为廖氏所经办”,是基本符合的。该书第13页又说:“张作霖及其同伙被收编后,匪性未改,仍然四出掳掠。曾有人向省里控告:‘(张作霖)率降伙三四百名到广宁县属高平屯,名为攻贼,而仍焚烧抢掠,将民间财物装去十数车’(见奉天交涉总局档案,军警类1075号)。要求省当局对张处分。但由于张作霖深得当地豪绅信赖,一些豪绅纵惠廖彭替张作霖辩护。一九〇二年十月廖彭向增祺禀称:‘张作霖受抚将及一载,投效情切,心无疑二’,‘如另派员以统其众,遽易生手,不识性情,万一处理失宜,反于地方有碍’劝增祺不要轻信对张作霖的控告,增祺采纳了廖彭的意见”从这段叙述来看,也证实了张作霖系廖彭招抚,却是事实。

又金文内公元是整理时加的,有些事实,如廖彭出走东北的情况,经核实后作了部份修改,其他除个别词句略有增减外,一律保存原意,以供参考。

(徐惠文整理)

廖彭,号箴如(1863—1924),贵州省独山县人,早赴东北有年。我在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东北,他已在我之先十五年就到东北的。前清时代,贵州与东北各省,交通阻隔,行旅艰难。加以关外地方苦寒,内地人都不愿前往,尤其是贵州与关外相隔,地逾万里,人皆视为畏途。而廖氏能由贵州毅然远行,早到东北工作,不以困苦艰难而自阻,卒能屡膺繁剧,且有能名。据我那时所知,只有他一人。

廖彭是独山县的一个秀才。1887年入学后,不

治生产。其性情放浪，不为一切礼法所拘；且爱嫖赌，又常为人刀笔（当时文学中人有替人作呈词告状的，谓之刀笔，取有笔如刀之意）。因此乡人长老，都不满意于他。久之生活愈困。因其族叔廖景森在黑龙江充当依克唐阿将军幕府，1890年丁忧回独，1891年返任时，钱如及另外一个族弟廖碧源随同北上到黑龙江，在他族叔处做事。初时职务甚微，后因能办稿件，才具开展，不但其族叔器重，并为上级长官所闻，迭次调用擢升，并加优保。后又辗转至奉天省工作（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原是满州发祥之地清室建都北京，取名奉天，民国始改今名），前后十余年间，廖彭由州县保至候补知府，有名繁要的府县，委署很多。在政界中，获得干员的称号。

帝俄时代（1900年），我东北三省曾为俄军侵占，1904年为日人所据，后因国际干涉，日人不得不将三省土地归还我国。当土地尚未归还以前，日人以关外马贼猖獗为患，屡次用兵大事招降。当时好些帮口，都已归降日军，为其所用，独张作霖与冯麟阁、汤玉麟等部，顽抗不服，并且伺瑕乘隙，时出打击日军，劫掠其粮食辎重，及日军追之，乃遁入深山穹谷中；此伏彼窜，无一定驻地，难予收剿，日军亦无可如何。约在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清廷以户部尚书赵尔巽(号次珊，汉军旗人，曾任贵州贵阳府知府七年，后升任贵西道，官黔最久)出任盛京将军(当时奉天省城又有盛京和陪都之名，盛京将军职权最大，其下设户、礼、兵、刑、工五部侍郎，较之北京惟缺一吏部而已。赵氏以旗员积弊，即在于此。乃密踪奏准，一日召开会议，宣布裁撤五部，各侍郎皆失色，不终议而会，以其事与本文无关，故不详述)。赵氏到任后，次第收回失土，痛扫旗员积弊，庶政改观，人民皆有欣欣向荣之意。张、冯等乃率所部同到新民府署，请求收抚。其时新民知府为满人增韞氏(号子固，后为浙江巡抚)，赴省面陈，赵尔巽闻张等不肯归降日军一事，目为义民，准其收抚。增氏方开始办理此事，因升充奉天府尹离职而去，继其任者，即为钱如。故论者谓收编张、冯一举，增氏虽开其端，但未办其事。而收编工作，自始至终，完全为廖氏所经办，乃为事实。

冯麟阁躯干雄伟，富于胆力，机警不如张作霖。张氏瘦小文弱，有如书生而目，实则胆力过人，並有机智，非一般人所能及。钱如在收抚之际，时与接谈，乃深器之。自张、冯等就抚，后其他各部匪众，亦闻风而至，请求收抚，人多势众，聚于一处，常有群聚斗殴等事发生，廖彭皆置之不

理。有一次錢如方自外拜客归，作霖为众所窘，逃入府署。张迴避不及，冲至车前，錢如以其太无仪节责之。作霖乃申述其故。錢如说，如此你就入我署内居住，看他们能奈你何。作霖于是移居署内，钱氏颇加优待，作霖对他甚为感激。及收抚事竣，赵尔巽便命张、冯两人晋省，亲予接见，奖励有加。作霖后由末弁擢升管带、游击等要职。后赵氏曾历任鄂、蜀要职，宣统三年复调奉天，总督东三省事务，此时作霖已一跃而任后路巡访统领了。

旋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室崩溃，地方动摇。赵尔巽为自保计，急调作霖所部，负保护省垣之责，作霖忠于赵氏，出力最多，地方安谧，经保升为二十七师师长。一九一二年赵氏辞去总督之职，继任人为张锡奎(号金波、浙江人)。作霖遂渐有跋扈骄盈之意，幸与张氏关系甚深，尚能相安。及许世英被派为奉天巡按使，张意甚轻之。许到任后，张既不往贺，来拜又挡驾不见。许氏乃令派其秘书长袁金鉴为财政厅长，企图拉拢作霖，但作霖不许袁就职。后值作霖母丧，许氏被躬亲往吊，遣人告知，亦被张谢绝，许氏无可奈何。廖时为省会警察厅长，许知錢如有恩于张，乃请通述此意。作霖初尚坚执。錢如对他说，许氏为本省巡按使，此番来吊，其意思所在，完企为尊重你的太夫人而

来，且他为国家大员，来吊同僚母丧，是他讲究礼节之处，你若拒不招待，是你不知尊重自己的老人，且又不知礼节，就未免为人谈论了。作霖始悟，表示接受。至受吊之期，许氏乃备隆重礼物前往，作霖接待如仪。大家以为许、张僵局，从此可以打破了。谁之事过之后，作霖仍不与往来。以致许氏不安其位，赴京辞职，一去不返。

袁世凯执政后，派段芝贵为东三省巡阅使，旋以帝制自为，引起西南起义，作霖即乘机逐去段氏，自兼军民西长官。世凯不得已，只好加以任命，并授张为盛武将军。以后督军团倡乱，作霖继倪嗣冲而起，脱离中央，并夺取三省实力，掌握于一人之手，由是扩充兵力，屡次兴师大举入关。除原有土地外，又先后占领平津两直辖市（时平、津两市职权较大，皆直辖于中央行政院，不归省辖）及热河、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并设立大元帅府于北京，自称大元帅，以下又分设各部，控制诸省，俨然一小朝廷。论者谓其兵力之盛，占地之广，其他军阀，皆所不及，实为北方最大军阀之一人，殆不为过。

钱如与张氏的关系，辽宁仕途中人，多半是知道的。都认为西人关系至深，今张氏占领地盘如此之大，需用人员如此之多，钱如当能乘机进展，获得显职，而实际又不然。因为自许氏离奉，钱如又

出任新民府。张氏原任省长，其时府改为县，因新民系大县，故张氏未予更调。加以箴如性豪侈，经常入不敷出，外间颇有烦言，遂被该县议会弹劾，张又为其另调一县，未几，又被该县议会弹劾，不得已再另调一县。如此数次，最后只好留省不遣。仅派其充省署顾问，月薪三百元。箴如从此鬱鬱不乐。我有一次因公入省，到他家去探望，问他既与张氏有此交谊，如有困难，可以面谈！不然也可托人代达，何以默默如此。箴如说，我的生活状况，他是深知的，何必自言。所以我决定不言，也不托人代达，只有请他自问良心就是了。隔数日我再去看他。箴如说，昨天东边镇守使汤阁臣晋省未看我（汤名玉麟、后为热河省主席，当年箴如招抚汤亦张氏帮内的人），也问我闲居日久，何以不往见张，谋一位置。我说，今日他的地位很高，今昔大不同了。我今日是个闲曹又无公事，徒自往见他，反惹麻烦，不如不去为是。汤愤然说，如此我明日亲往见他，问他何以将公如此安顿，看他如何说法。今晨汤果往见张氏，谈及此事，张乃告以经过情形，並谓议会屡次弹劾，我既当此地位，不能不顾及公事。汤说，今日自然应讲公事，但是我们当年的情形，岂是议会所能知的，今日大帅的富贵，从何而来，假使当年若无廖公，安有今日，难遂大帅事情

太多，就连这些也忘了吗。作霖忙说，这个我并未忘记，即叫人查缺，日内发表，请你先往告知廖公。这一段话，就是汤告廖彭，廖彭又转告知我的，隔二日，果由省署令派钱如为东边道道尹。到任之日，汤从凤城县往贺（道署驻安东县，与汤氏驻凤县相隔仅需火车一小时）。汤仍照昔日长官礼节，军服跨刀具手本，至门房坐候传达。钱如乃开门降阶而迎，执手至厅堂跟汤说，何以如此过礼，我万不敢当。汤说，公是昔日恩上，我等皆受过提拔，与他人不同。钱如说，镇道平行，定制如此，以后请勿再施，若必如此，我即不敢再任此职了。汤虽说是是，但终廖之任，仍始终敬事之，不曾少衰。

钱如在道任仅年余，次年（1924）冬间，患喉痛咯血等症，送到日人所办的满铁医院，疗治不愈，亟命以载归，卒死於东边道署。时年六十一岁。

以上所述钱如和行事，或得之亲见，或为钱如所而谈。其为人磊磊豪迈，有办事才，但亦不无可议，至张氏虽为军阀，但当其盛时，势力曾由东北伸展平津及于直、鲁、豫以达江淮，十余年间，对时局影响太大，民国史中，不能不载其行事。而其由绿林以至反正，究由何人援引导致而成，是则钱如姓名，亦史料中所不废，故略述之，亦使乡邦人士知有此人，並知有此事，匪徒以资助谈而已。

〔附〕廖箴如简历

廖彭字箴如，独山县人清同治二年(1863)生于上道阳地村，自幼在乡间读私塾，光绪十二(1885)年丙戌以经古第一入泮，次年丁亥仍以第一名食廪。1888年赴贵阳贵山书院肄业，1891年春随叔父云轩(字景森)赴黑龙江依克唐阿(诚勇)将军幕府工作，历保花翎三品御，奉天候补知府。实授锦西厅通判。历署通化、盖平、新民、辽阳、怀德、铁岭、营口、镇安各厅、州、县、黑龙江绥化府，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初年任奉天省警察厅长，奉天北路观察使，新民、庄河，铁岭等县知事，1923年，任奉天省东边道道尹，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初八日因病卒于道署，终年六十一岁。

游双虹洞有感（七绝二首）

八十五叟 胡作模

朝霞晚照各东西，映出双虹贯日浓。七色环形云出洞，天留一景在高峰。

久慕紫泉洞一天，时人诗颂不虚传，惊心动魄霞光跃，绿水无波好放船。